



〔台湾〕卧龙生著

小鱼吃大鱼

下

小鱼吃大鱼(下)

〔台湾〕卧龙生著

粤新登字05号

小鱼吃大鱼
〔台湾〕 卧龙生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9.25印张 380,000字

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册

ISBN 7-5360-1609-3/I·1433

（全三册）定价：14.80元

十一

三批人马，兵分三路，凤儿、阿呆、小鱼儿居中，歹命夫人与林清风在右，安乐公主段菲菲和宗轲在左，展目望去，满山遍野都是追猎千面人魔的人。

可是，说也邪门，几乎是摩肩接踵，手牵着手，追赶的人这么多，竟被他们逃之夭夭。

许是由于地形太过复杂的关系，大家伙搜遍了整个山谷的每一个地方，竟如幽灵鬼魅一般，再也没见到他们的一影半踪。

于是，只好将搜索的范围扩及其他的**地方**。

甚至，扩大到葫芦谷以外的方圆数十里内。

然而，找不到就是找不到，从大白天一直找到夜晚，始终没再见到千面人魔、丁宁、与赛珍珠。

三个活生生的人，好似化作烟雾，烟消雾散，乘风而去。

不得已，凤儿、阿呆、小鱼儿、安乐公主等人，只好垂头丧气的，跟着林清风返回葫芦谷。

而歹命夫人母女则已不知去向，可能是兀自去追赶千面人魔去了。

铁掌排云林清风真不愧为领袖武林的人物，不仅不记前嫌，还在白楼设下盛宴，热诚款待。

席间，小鱼儿一本正经的道：“林谷主，真不好意思，本帮原来找麻烦的，承林大侠大度宽容，化敌为友，居然变成葫芦谷的座上之客，现在夜色已深，说不定还要在贵谷借宿一晚呢。”

林清风哈哈一笑道：“欢迎，欢迎，只要诸位不嫌本谷鄙陋，尽管住下来就是，至于日间之事，相信纯粹是千面人魔唆使的结果，老夫不会放在心上。”

阿呆秉性憨厚耿直，脱口就说：“不过，本帮前已言明，今日此来，也是为小鱼帮向葫芦谷的领导权挑战的。”

林清风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但很快便恢复原状，笑声更为爽朗响亮，道：

“武林本来就是一个最讲求实力，也最现实的舞台，强者为王，胜者当道，谁的本事大，谁就可以号令天下，三位小友英气勃发，锋芒毕露，不禁使老夫想起一句古话来。”

凤儿道：“哪一句古话？”

林清风慢吞吞的道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，假以时日，领袖武林的必然非小鱼帮莫属。”

小鱼儿却不作如是想，暗道：“哼，别把小鱼帮看扁了，还要等，那多累啊，现在就可以取而代之。”

表面上则颇有分寸的道：“客气啦，客气啦，将来的事谁也不敢保证没有变化，说不定还需要经过一番艰苦征战，才能使万众归心，一统武林。”

好一个“万众归心，一统武林”，简直雄心万丈，野心勃勃，葫芦谷的人闻言莫不为之动容，脸色一变再变。

安乐公主段菲菲则是小鱼儿的一位忠诚支持者，郑重其事地道：

“小鱼儿，你放心，本宫绝对支持小鱼帮，如有任何障碍，菲菲愿无条件的助你一臂力。”

小鱼儿敬了安乐公主一杯酒，道：“公主厚爱，本帮主当面谢过，但不知因何会跑来此地？”

段菲菲含情脉脉的望着他，声如燕语莺啼：“本宫是为了追寻千面人魔，想讨回‘天王之星’，盲人瞎马，无意中闯进了葫芦谷的后山，竟碰巧遇上那老魔，竟又失之交臂，实在令人扼腕。”

小鱼儿转对林清风道：“真对不起，由于本帮的莽撞行事，给贵谷招惹来不少麻烦。”

林清风笑呵呵的道：“小鱼帮主说哪里话来，老贼十九是冲着林某来的，诸位适逢其会，正巧帮了大忙。”

阿呆愣了一下，道：“什么？你说千面人魔是冲着林谷主来的？”

林清风颌首道：“事实确有此可能。”

凤儿道：“记得林谷主曾说过，糟老头身怀穿云堡、神仙谷两大门派的绝技神功，莫非真的是林谷主的大师兄圣剑无影贺天雄？”

林清风面色凝重的道：“兹事体大，老夫也不敢妄下断语。”

小鱼儿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林谷主乃出身神仙谷，是黄山老人的衣钵传人之一，是不是神仙谷内部曾经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？”

“这——”

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因素，林清风话到口边又咽回去，未将神仙谷当年的一桩丑事内幕说出。

人家不愿意说，三小自亦不便追问，小鱼儿道：“如说老魔确是为葫芦谷而来，那么，糟老头可能尚未远去，甚至可能因为咱们搜捕太紧，仍然躲藏在葫芦谷内，今夜大家都最好当心点。”

安乐公主段菲菲道：“要不要本宫派人协助？”

林清风道：“谢了，本谷主已有周密部署，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绝不会逃出林某的耳目。”

段菲菲微微一笑，再度朝小鱼儿投去深情的一瞥，当即向主人告个罪，领着宗轲将军，众武士及宫女等，在葫芦谷的一位管事引导下，离开白楼，转往宿处。

小鱼儿等人亦已酒足饭饱，方待起身告退，忽见另一名管事进来说道：“阿呆先生，有一件事还请务必大力帮忙。”

阿呆一怔，道：“是什么事呀？”

管事道：“被梅花毒针刺中的弟兄，至今仍昏迷不醒，可否请惠赐解毒之药？”

阿呆闻言如梦初醒的拍打一下自己的后脑勺，道：“哎呀，你不说本二帮主差点给忘啦，这事好办，撒一泡尿就没事啦。”

林清风惊疑不迭的道：“撒一泡尿就可以解决问题？”

阿呆道：“骗你是王八。”

林清风道：“这是什么玄虚？”

小鱼儿道：“谁知道，完全是七杀凶神张忠的得意杰作。”

阿呆傻呼呼的道：“不过，效果却是屡试不爽，百尿百中，怎么样，要不要我阿呆去帮忙撒尿？”

管事呆板的脸上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，道：“既然撒尿便可解毒，我们可以自行解决，不敢劳二帮主的驾。”

阿呆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道：“注意，尿也不能乱撒，一定要撒在头上才有效。”

管事称谢离去，另一名手握宝剑，身穿夜行衣，似是守夜的大汉匆匆而入，对林清风道：“启禀谷主，谷外有人求见。”

铁掌排云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

大汉恭恭敬敬的道：“来人自称是穿云堡的总管石友江。”

“穿云堡”三字，份量不轻，林清风马上正容说道：“快去知会一下石老，说我林清风亲自出迎。”

大汉诺诺连声而退，林清风亦接踵跟出，不久，门外便响起了铁掌排云爽朗的语声：“石老归隐已久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老给吹来葫芦谷？”

石友江的声音道：“老朽此来，主要是想谢谢林谷主对穿云堡的臂助之恩，自从罗家惨遭灭门横祸后，林大侠振臂

一呼，曾与武林四庄四处追杀雷天豹、王化、张忠、游全河等江洋大盗，云天高谊，没齿难忘，石某是特来谢恩的。”

“哪里，石老言重了，武林一家，此乃侠义道份内之事，何足挂齿。”

“另外，老朽还想顺便找一个人。”

“不知是哪一位？”

“就是小鱼帮的三位帮主。”

“巧极了，他们正作客敝谷。”

凤儿、阿呆、小鱼儿听到这里，立即迎了出去，与石友江在阶前相遇。

小鱼儿道：“石总管可是有新的资料提供？”

石友江止步道：“老朽是想来请教，关于罗夫人母子的行踪下落，三位小友可已探听出什么眉目来？”

凤儿道：“有，你的运气不错，已经理出一点头绪来。”

石友江精神大振，道：“罗夫人现在何处？”

阿呆道：“虽然还不知道纪香云的确切居处，不过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她还活在人世，没有死就是啦。”

石友江追问道：“这消息三位是如何得知的？”

小鱼儿将巧遇歹命夫人的事说了个大概，道：“是歹命夫人告诉我们的，歹命夫人正是罗夫人的好朋友。”

“少堡主的行方又如何？可是与主母生活在一起？”

“据歹命夫人说，早已被雷天豹掳去。”

“铁胆魔星失踪已久，生死不明，这事就难办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，一个铁胆魔星，牵扯着无数无头公案，找不

到雷天豹，就解不开这个结，姓雷的简直是一个魔鬼，一个幽灵。”

阿呆道：“糟老头不是曾承认，雷天豹已经被他杀死啦？”

凤儿道：“糟老头本人，也是一个道地的幽灵，一个魔鬼，他的话根本就不足采信。”

听得石友江摇头叹息不止，半晌始道：“但不知在何处可以找到歹命夫人？”

小鱼儿道：“你的运气真是太好啦，天黑之前还在此地，目前可能仍在葫芦谷附近追千面人魔。”

阿呆道：“万一找不到，可以跑一趟开封，歹命夫人就寄居在逍遥庄。”

林清风道：“石老，别尽站着，快清里面坐，有话慢慢从长计议。”

石友江却另有主意，道：“不，谢谢，老夫想这就去找歹命夫人去，万一找不到便跑一趟逍遥庄，罗家惨遭灭门，小老儿责无旁贷。”

说走就走，深施一礼，便即匆匆离去。

夜色已深，三小亦未再久留，告别林清风，往红楼投宿。

孰料，沐浴完毕，刚与凤儿道过晚安，阿呆和小鱼儿还没有来得及上床，忽见早先熟识的那两名宫女，神色慌张的将小鱼儿叫到楼外去。

宫女甲道：“小鱼公子，大事不好，我们宫主出事

啦。”

小鱼儿一惊，道：“出事啦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宫女乙道：“跟以前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。”

小鱼儿道：“你最好把话说清楚点。”

宫女甲道：“公主体内的蛊虫元神又在兴风作浪。”

宫女乙道：“都是因公子而起，我们公主一见到公子，就芳心大动。”

宫女甲道：“我家公主实在太爱公子了，只要芳心一动，蛊虫便跟着作怪，准得很。”

小鱼儿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
宫女乙道：“还是老法子，必须阴阳交泰，方可渡此劫难，不然定会欲火焚身而亡。”

宫女甲道：“而且，这是第二次，非得行敦伦大事不可，否则，我家公主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
小鱼儿犹疑不决道：“事关公主名节，这样恐怕不妥吧？”

宫女乙道：“公子怎么这样迂腐，事毕之后你就是我们大理国的驸马爷啦。”

宫女甲道：“再说，我们王爷又没有太子，王爷百年之后，小鱼公子说不定就会登基为王。”

小鱼儿此刻亦感觉得到，体内的蛊虫元神也在开始作怪，欲火正在逐渐上升，生理的某些部位已开始膨胀，但仍支吾其词的道：“可是，本帮主已经有很要好的女朋友。”

宫女乙道：“是不是那位凤儿姑娘？”

小鱼儿道：“是呀，我们已经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基础。”

宫女甲道：“这不是问题，我们公主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，公子可以再纳她为妾。”

小鱼儿道：“我们认识在先，这对凤儿来，是不公平的。”

宫女乙道：“我们公主最是宽宏大量，就算两头大也没有关系。”

宫女甲道：“就算是细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事毕之后，你们三头六面，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，此刻就请别再磨菇，快快动身吧。”

宫女乙道：“我的小祖宗，救人如救火，求求你，拜托拜托，耽搁太久恐怕就没有救啦。”

小鱼儿寻思少顷后，断然决然的道：“好吧，救人要紧，本帮主也顾不了太多，不知公主现在在哪里？”

宫女甲道：“在黄楼。”

小鱼儿道：“那我们就走吧。”

突闻阿呆的声音说道：“我阿呆先生也去。”

余音尚未落地，人已从一根石柱后面冒出来。

小鱼儿错愕一下，道：“阿呆，你要去哪儿？”

阿呆正经八百的道：“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，去帮你的忙呀。”

小鱼儿眼一瞪，道：“浑球，你可知道我要去干什么？”

阿呆面不改色的道：“知道，你不是要去‘屠杀’吗？”

“既然晓得是去‘屠杀’，你还敢大言不惭的去插一脚？”

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咱们合力施救，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更快。”

“好你的头，如果事后菲菲得知惨遭轮暴，不活活被气死才怪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又决定得这样痛苦，干脆由我阿呆先生代打好啦。”

“阿呆，你与雷玉娇已有婚约在先，是死会，你不怕阿娇找你大兴问罪之师？”

“嗨，天高皇帝远，反正阿娇也不在身边，管她的，倒是凤儿就近在咫尺，一旦被她识破，准会气个半死，从今以后，你就甭想过好日子。”

这话正好说在小鱼儿的痛处，不禁大感犹豫起来，一时进退失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无可讳言，安乐公主段菲菲是个大美人，小鱼儿对她印象绝佳，而且已有肌肤相接，裸裎相对的事实，尤其又有体内的蛊虫元神在推波助浪，如说无动于衷，简直是欺人之谈。

然而，他与凤儿乃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早已是非君莫嫁，非卿莫娶，感情根深蒂固，爱对方胜过爱他们自己，如与段菲菲先“上车”，凤儿将情何以堪？

想到这里，小鱼儿思绪大乱，已经迈出去的脚步，忽又收了回来。

阿呆看在眼里，更加理直气壮，对两名宫女道：“走吧，事情就这么决定啦，由我阿呆先生来代打，保证逢凶化吉，一战成功。”

两名宫女却大感为难起来，互望一眼，同声说道：“谢谢二帮主的美意，但恐此路不通。”

阿呆不解道：“这是为何？可是觉得我阿呆先生呆头呆脑的，不及小鱼儿风流倜傥？”

宫女甲婉转的道：“二帮主请别误会，主要是因为我家公主对小鱼公子情有独钟，病因即是由此而起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”

宫女乙亦猛敲边鼓，道：“再者，我们公主所以会发病，最重要的因素是体内的蛊虫元神在作怪，二帮主体内并无元神，如何能救得了我家公主。”

阿呆仿若泄了气的皮球般道：“妈的，想助人也这么难，算啦，小鱼儿，还是你自己去御驾亲征吧，凤儿那边我会想办法替你遮掩的，但愿别肥了海棠，瘦了芭蕉，以后可要雨露均沾才行。”

事到如今，小鱼儿别无选择，只好跟着宫女，奔向黄楼。

黄楼在红楼的斜对面，与白楼成鼎足之势，彼此间的距离约在百丈左右，相距颇远。

单一的鹅黄色，淡雅别致，连室内的地毯、家具都是黄色系列，华丽的客厅里还整齐的摆着二十四盆黄菊。

客厅的右后方，有一间宽大的卧室，正是安乐公主段菲菲的临时香闺。

和上一次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，段菲菲面如朝阳，红得像是一只熟透了的苹果，已陷入昏迷之中。

双手双脚被紧紧的绑死在床柱上。

人已昏迷，口中则仍在不停的梦呓般地喃喃自语着。

“小鱼儿，小鱼儿。”

“小冤家，小冤家。”

“你害得我好苦好苦啊。”

“没有你，本宫一定会死！”

反来覆去，断断续续的，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。

而且，吐字不清，含混其词，不注意听根本听不懂。

猛可间，传来“咿呀”一声响。

不是门，是窗子被人给推开了。

进来一个人。

不是小鱼儿。

也不是阿呆。

而是另外一个极端神秘，宛如鬼魂似的人。

来人先在窗下怔立俄顷，当他弄清楚室内只有一个昏睡的少女时，乍然快步向床前行去。

刷！好爽利的动作，一下子便将锦被掀到床下去。

全身一丝不挂，肤白胜雪，肌若凝脂，体态十分优美、动人。

“哇塞！卡水，卡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标致的妞儿，

也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！”

惊呼声中，他将整个身子压上去……

来人的动作好快，穿好衣服，发出一声阴森森的冷笑，随即又越窗而去。

留下安乐公主段菲菲独自一人。

直至此刻，段菲菲始完全清醒过来，兀自甜蜜蜜的笑笑，拎着衣服，走进浴室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香闺的门被人打开了，小鱼儿跨步而入。

说巧真巧，段菲菲正巧沐浴完毕走出来，马上献上来了一个香吻，人也腻在了小鱼儿的怀里，风情万千的凝视着他，银铃也似的声音娇笑道：“小鱼儿，真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及时施救，这一次本宫恐怕非死不可。”

小鱼儿愕然一愣，道：“菲菲，你没事啦？”

段菲菲仍陶醉在鱼水之欢的韵味里，道：“是呀，这全是你的功劳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已经和人做了那件事？”

“不错呀，好爽好爽啊。”

“可是，那个男人不是我。”

“小鱼儿，开什么玩笑，我们已有夫妻之实，从此刻起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你的妻子，咱们永浴爱河，永不分离。”

“菲菲，我刚刚才到，真的没有和你发生关系。”

“小鱼儿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，本宫非你莫嫁，除你之

外，任何男人休想碰我一下。”

“菲菲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如有半句谎言，天打雷劈，不信你可以叫宫女进来问。”

两名宫女就守在门外，原是想一窥春色春光，也好过过干瘾，闻言倒抽了一口寒气，忙不迭的冲进来。

宫女甲道：“公主，小鱼帮主的确是刚刚才到。”

宫女乙道：“那个混帐男人是谁？竟敢偷香窃玉。”

铁证如山，安乐公主再无疑义，顿如遭到雷殛，登时，双眼发直，面如白纸，吓得她倒退了三四步，错非两名宫女及时将她扶住，怕不早已昏倒在地。

床上零乱不堪，红白之物仍历历在目，小鱼儿、宫女等人自亦深信不疑，齐声追问道：“这究竟是哪个魔鬼干的？”

安乐公主段菲菲抱着头，捂着耳朵，连声说道：“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但，一霎时，忽又改口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一件事。”

小鱼儿急急追问道：“菲菲，快说想起来什么事？”

段菲菲道：“浑沌之中，本宫感觉得出，那个男人有胡子。”

宫女甲道：“每一个老男人都有胡子，这太空泛啦。”

宫女乙道：“想想看，有没有看到他的脸？这个淫贼太可恶，不把他千刀万剐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”

段菲菲冥想片刻，猛摇螭首道：“事情一直在浑浑噩噩中进行，也一直认为那个男人必定是小鱼公子，没有想到睁